

“冬日少雪”之殇

张雨倩

冬天来了，冰雪妖娆，是上苍赐予人们的美丽使者。洋洋洒洒的雪花漫天飞舞、曼妙多姿，冰雪氤氲着城市，城市更是因冰而美，因雪而艳。

可是在现在，尽管牢骚与抱憾，往往又一年暖冬已成定局，“厄尔尼诺”和“拉尼娜”这些“恶魔”已经肆虐多年了，似乎谁也阻止不了它们的兴风作浪，夺走了城市本应雪花飘舞的寒冬。气候异常、冬天暖和倒也罢了，“城中贫者”大可舒一口气；但是无雪的冬日，还能算得上是冬天已至吗？“瑞雪兆丰年”的年节景观，“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”的荒野壮美，统统没了指望。

朔风凛冽，鹅毛般的大雪铺天盖地，这才应该是冬日的景象。可现在的冬日，在我国大多数的南方城市，甚至很多的北方城市，虽然偶尔也会短促地落下一阵雪子儿，砰砰地砸在人家的屋顶和玻璃窗上，但等人们惊叹“下雪”了，欲出门一睹芳颜时，她早就戛然而止，在风中消散了，再也寻不出些微踪迹。更多的是冬雨，落在地上即消融成水，泥泞不堪，令人厌恶。

早些年的不是这样子的——冬日的黄昏时若天色蜡黄，朔风凛冽，老辈人就会断言“晚间有雪”。果然，深夜睡在被子里，或许突然就会听到外面有人报告下雪了的喜讯；随后，夜深了，外面虽然静悄悄的，心里却仿佛可以听到雪花落下的轻微的扑扑声。清晨迫不及待地推门开窗，呵，好大的雪啊！一团团，一簇

簇，如拉棉扯絮般从天而降。平地上，房顶上早铺满了厚厚的一层，漫天皆白，鬼斧神工地塑造成一个玉树琼花、冰清玉洁的纯净世界！

那如地毯一样厚实、洁白的雪呀，教人舍不得践踏。步行或骑单车，雪地上会留下深深浅浅的印痕，人们战战兢兢地履薄冰，一不留神会滑倒，摔个“狗啃雪”，但精神大抵仍然是愉悦的，也不觉得寒冷。大雪有时会连续下几天几夜，屋檐下倒挂着一根根又长又粗的冰柱，水缸里也结了冻。最欢呼雀跃的还要属孩子们，他们裹着棉袄，戴着绒帽，在雪地里撒着丫子奔跑嬉戏，将雪花捏成团掷来掷去的，不多时一个头顶毡帽，用红萝卜雕成鼻子的可笑的雪人，便栩栩如生地立起来了，带给孩子们甚至大人们无穷无尽的欢乐……

古人喜“踏雪寻梅”，在雪中折枝后归来，可插在水瓶中赏玩，雅致之极。现代人哪里还有那种闲功夫，况且即便想附庸风雅，又何处寻觅雪中凌寒独自开的腊梅呢？可怜梅花失去了独特的环境与媒介，就算绽放了也显得平淡无奇。同样失落的恐怕还有松柏，岁寒却无雪，纵然不凋，也无从彰显其高洁的品格啊。一冬无雪，长此以往，恐怕现在的孩子们连雪是什么模样慢慢地都不知道了，可怜他们当然更加领略不到堆雪人、打雪仗的乐趣。

早些年只要一下雪，人们都爱往公园里、湖畔去赏雪兼留影，情侣们尤甚。可是久已无雪了，纵然相机越来越昂贵先进，没有雪花作背景那也徒唤奈何呀！农谚云：今冬麦盖三层被，来年枕

着馒头睡。可见，雪花除了可供玩赏，更有助于民生实用之功，冷冷的冰雪埋葬了害虫和病毒，带给人们可以预计的丰收年景以及身体的康健。没有了雪，暖冬更暖，怪不得田野虫害增多而城里流感蔓延呢！

旧时大雪，精明、会生计的人家会瓮贮了雪水，窖藏了冰块，待来年春天以雪水烹茶，在夏天取冰块制冷饮，最是相宜的。现在却也休想了，自然有机械设备随时可造雪制冰，但人造的东西如何能与自然造化之物相提并论呢？况且，如今就连极寒之地的东北也缺雪，滑雪场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，只得用机器造雪来救急，甚至收购雪块——往昔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自然之物居然也成了商品，岂非咄咄怪事？

冬日少雪甚至无雪，正如鲜汤调味里缺了盐，婚纱颜色中少了白，总归无趣遗憾得紧！但这怪谁呢？厄尔尼诺么？要怨就怨贪婪、无知和短视的人类自己吧。天何言哉，大自然总是按着常规运行着，四季更替、雨雪风霜，但人类偏偏为了一己之利欲，悍然地破坏生态，让生态安全不再，使得自然不再自然，气候也随之变化。

这是最可怕的事，当然也应该受到惩罚，少雪乃至无雪的冬天会不会是其中一种呢？但是如果我们不汲取教训，仍然肆无忌惮地向天空排放二氧化碳，不注意低碳节能、绿色发展，继续让温度越来越高，“温室效应”越来越显著，那么或许总有一天雪花再也不会降临，我们无法应对这样的气候变化，只能像先民求雨一样诚惶诚恐地匍匐在地，向老天爷哀求雪的！